

蘭的劇場上演。透過林蔚昀的詩心及翻譯之筆，台灣與波蘭的文學，得以雙向通行。

對林蔚昀而言，「翻譯」是什麼呢？她曾在《走路的藝術：魯熱維奇詩選1945-2008》的譯者後記寫道，「我一直這麼相信，翻譯的目的，並不是百分之百讓讀者感受到原作的意境或語言。翻譯就是翻譯，永遠不可能是原作，也不應該被當作原作來看待、審查」。因此，除了「信達雅」，林蔚昀認為翻譯應該還有其他任務，「讓讀者看到世界的開闊、語言的可能、他人和我們的異同。不管是翻譯誰的作品，我都希望讓讀者看到、經歷到我閱讀原作時所看到、經歷到的」。



圖7 陳列

靜靜地陳列

陳列的散文作品沉穩內斂，量少而質精。2013年秋天，印刻出版社重編並以出版他的散文集，包括以台灣鄉鎮弱勢小人物為觀察重心、寫作十年方集結出版的第一本書《地上歲月》；受玉山國家公園之邀在山上研究1年、被視為自然書寫經典的《永遠的山》；集結1983-2007年間專欄文章的

《人間·印象》，以及最新完成的《躊躇之歌》。4冊精裝成套，是陳列創作迄今的結晶。

《躊躇之歌》以10年的時間構思，6年時間寫作。其之所以「躊躇」、緩慢，陳列說，「寫什麼、不寫什麼的拿捏，花了我最多時間」。整部《躊躇之歌》僅收錄5篇散文，然而這5篇散文，卻能合成一篇書寫30年歲月的「大散文」：〈歧路〉寫1972年在佛寺的文學生活以及被捕、審訊的經驗；〈藏身〉寫出獄後一年的日子；〈作夥〉、〈假面〉寫從政生活——參與黨部運作、投身地方選舉工作、擔任國大代表；〈浮雲〉則寫選戰之後回歸日常鄉野的沉澱以及省思。陳列是入世的。作為白色恐怖受難者，他把文學當作社會關懷與改革的一種方式、做時代的見證，更親身投入實際的政治活動。然而在歷經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之後，他也能決心脫離紛雜的政治圈，甘於回歸平淡，在鄉間過起隱居般的生活，回到文學的家。陳列的回歸，自然是文學界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。

回歸文學的陳列，將30年的歲月，凝縮為5個章節，構成1冊散文新作；而這完成於不同階段的4冊散文集結成套，一齊出版，則記憶了他的文學生涯及政治人生。此刻，它們正靜靜地陳列於書店的架上，或某一書房的木頭櫃子裡，等待誰來翻閱。